

# 今天 也为你 着迷

一字眉  
作品

目  
录

第一章 蓬头垢面遇前任 /001

第二章 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霹雳 /024

第三章 和你，最好的时光 /041

第四章 他是我的执念 /067

第五章 别有居心 VS 顺水推舟 /090

第六章 撩汉套路多 /113

第七章 心悦君兮君不知 /132

第八章 爱是心不由己 /154

第九章 霉菜扣肉 /172

目  
录

第十章 专属情人 /188

第十一章 心头刺，意难平 /206

第十二章 从未停止爱你 /224

第十三章 大舅哥很生气 /242

第十四章 我爱你，以我全部忠诚 /260

第十五章 背后的男人 /272

第十六章 有生之年等到你 /286

后 记 /298

# 第 一 章



蓬头垢面遇前任

▽

▽

▽

人生中最尴尬的时刻是什么——

三天没洗头、没化妆、蓬头垢面出门遇见前男友？

不。

是你遇见前男友的时候，不仅三天没洗头、没化妆、蓬头垢面，还被保镖当作不法之徒，反扣双手摁在地上。

灰头土脸，鼻血横流。

人最困的时候，走路都想睡着。

万穗几乎是飘出机场的，找到站台边停着的酒红色轿车，打开后车门，往真皮座椅上一扑，闭上了眼睛。

驾驶座，陶宁端着还冒着热气的保温杯，回过头。

“还活着吗？”

万穗没出声，挂在车外的一条腿弹了一下。

陶宁把保温杯递过来：“喝点热水。”自己下了车，把她的皮箱放进后车厢，顺便将她耷拉着的两条长腿搬进来。

万穗像个瘫痪的病人，脑袋抬起几寸，就着杯口艰难地喝了一口，皱眉，往杯子里盯了一眼：“怎么还有枸杞？”

“九零后空巢老人也是要养生的。”陶宁笑着说。

“不不不，我还稚嫩。”万穗说着，喝下了大半杯。自己家似的，拿了条小毛毯，又把陶宁的颈枕霸占过来，舒舒服服地躺下，闭着眼睛说，“陶陶，我睡会啊。”

陶宁从后视镜看她一眼：“祖宗欸，你多久没睡了，瞅你那黑眼圈。”

万穗举起三根手指。

陶宁啧了一声：“赶紧睡吧，空巢老人。”

车开得很稳，一小时后，昏睡如牛的万穗终于坐了起来。趁车在等红绿灯，下车坐到了前头副驾，撑着困倦的眼皮，拿起保温杯，把剩下的水喝光。

陶宁扫了一眼她女鬼般的脸色，不大放心：“你这样子，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帮你问问，以前圈里的朋友，也有能说得上话的。”

万穗把乱糟糟的头发重新扎好：“周二就要录节目了，来不及。”

车队流水般前行，窗外，摩天大楼高耸入云，天空是一片暗沉的灰色。

十来分钟后，车子到达北洲广场。

万穗率先下了车。

大楼外的LED屏幕上是一部新电影的巨幅海报。画面中央，一张精修过的漂亮面庞，是近两年人气颇高的大众女神。

万穗呼了口气，转身拉开车门，弯下腰，在置物格子里翻找着，摸到半条软中华，拆了一包。

陶宁看着她的动作，一脸诚恳地提醒：“养生，注意养生。”

万穗乐了：“好的，陶奶奶。”她抽了一根揣进兜里，剩下的丢回去。

“我提提神儿。”

走了两步，又被陶宁叫住。

“我跟客户就约在这边，你处理完事情等着我，待会儿一起回去。”陶宁下了车，穿上西装外套，大方利落的事业女性。她锁了车，抛过来一个打火机，“可别硬来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”

万穗比了个OK的手势：“你去忙吧。”

今天是电影的发布会。万穗进去时，发布会正进行到高潮。

她站在舞台右侧的一个犄角杳晃，双臂环抱靠在墙上，看着镜头下盈盈微笑的程念——袭拼接白色礼服、美丽优雅，正在舞台上与男主角一同接受访问。阳光帅气的当红小生，明艳美丽的女神，站在一起十分养眼。偶尔默契的一个互动，惹得台下粉丝尖叫连连。

音响喧天的声响，混杂着不间断的刺耳叫喊，现场嗡嗡一片，吵得万穗头晕眼花。

她记得下飞机时随手把睡眠耳塞装进了口袋，伸手进去，找到耳塞，往耳朵里一堵，世界霎时安静了。

活动结束，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。

安保人员维持着秩序，主创人员相继离场。程念戴上墨镜，被近十个穿着黑上衣、米灰色多功能裤的肌肉男护卫着，迎着不断闪烁的闪光灯，穿过拥挤的粉丝群，正从右侧的通道离开。

通道外是此起彼伏的尖叫，数百名粉丝锲而不舍地喊着整齐的口号——

“程念、程念，念念不忘！”

汹涌的人潮随着程念的方向移动，一张张表情狂热的面孔、数不清的胡乱挥舞的手臂，与电影中围攻人类的丧尸有着莫名的相似。

念念不忘个鬼啊。

万穗看着就犯怵，四下瞅了一圈，发现了另一侧的安全出口。

程念从通道离开后，保镖迅速将出口封锁，拦截住洪水一般企图冲破堤坝



的人潮。万穗看了一眼程念离开的方向，从安全出口跑了出去。

追了一路，远远看到一行人进了电梯，万穗停了下来。

这一通跑，让她差点背过气。

前方电梯门关闭，红色数字不断跳动。她缓了一口气，等到数字停止，这才走过去，进了另一部电梯。

二十五楼。静得出奇。

万穗没头没脑地找了片刻，忽然见前方一扇门前，站着一个人身材健美的肌肉男，双脚分立，左手握右手，标准的保镖站姿。他身上的着装，与刚才程念身边的人别无二致。

她立刻向前跑去。

余光闪过黑影，肩膀忽然被抓住，狠狠一推。万穗踉跄几步，撞在墙上。她忍不住骂了句脏话，抬头，恼火地瞪向拦住她的人。对方穿一身黑色西装，右耳别着蓝牙耳机，脸庞冷硬。

万穗一脸莫名其妙。

恰在此时，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，程念站了起来，向门口走来。

“程念！”

万穗当即大叫了一声，向她跑去。

程念一停，循声望了过来。

万穗刚跑出一步，肩膀便被一股大力攫住，往后一扯。西装男抓住她的手腕，反向一拧、一压。

万穗啞了一声，龇牙咧嘴地弯下腰，手腕几乎被拧断。

对方却并未松手，紧接着，迅速侧身、弯腰，一个漂亮的过肩摔，将她摔倒在地上。

——万穗脸朝下趴着，连惨叫声都没发出。

西装男俯下身，将她的双手反剪在身后，用膝盖抵住。

行云流水的动作，干脆利落的招式，全程不超过五秒钟。

身体像是四分五裂了，除了疼，什么都感觉不到；强烈的耳鸣久久不止，像拉响的防空警报。

慢慢地，知觉回笼，浑身没有一处不疼的。

西装男公事公办的口吻道：“这位女士，你擅闯私人领地，对程小姐穷追不舍，我有理由怀疑你居心不良，请你配合调查。”

万穗挣扎着将脸抬离地面，看了眼办公室门口不知何时出来、正肃目盯着这里的几名肌肉男，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：这大概也是保镖中的一员。怕还

是个小头目，毕竟别人都穿紧身衣，他与众不同地穿西装。

她只想送他一个白眼，还没来得及翻，便觉鼻腔一热。

她连忙把头昂起来。

西装男转过头，看向办公室门口被这边动静吸引的一帮人。“程小姐，请你过来辨认一下，上次袭击你的是不是这个人？”

程念立在保镖身后，没动，远远往被他压在地上的女人身上扫了一眼：“不记得，交给警察审一审不就知道了。这不是你们的工作？”

万穗气极反笑，别着头，冷幽幽地盯着裴盛：“你最好把我交给警察。”

她要是放过这个男的，她就不姓万！

对方压着她的力道丝毫不减：“我们会调查清楚。”

与此同时，有脚步声响起。

几个保镖立刻昂首挺胸立正，中气十足地喊了声：“成哥。”

立在门口的程念走了出来，目不斜视地经过两人身边，高跟鞋嗒、嗒、嗒，像电影中放慢拉长的动作，清晰，优雅。

“邵总……”

万穗脑子里嗡的一声。

她保持着往后扭的姿势，瞳孔微微放大，瞪着望向她身后的裴盛，脖颈僵直，整个人像被点了穴，一动不动。

程念声音婉转，说了句什么，她没听清，耳边嗡嗡地响个不停，所有的声音都被分割成混沌杂乱的噪音。

只有一道清冽、磁性的嗓音，如叮咚的泉水，穿破厚重的雾霭，清晰传入耳中。

“裴盛，怎么回事？”

一下子，噪音消散，世界清明。

万穗嗖的一下，把脸埋下去。

“奶奶，我被人打了。”

会议室里，气氛凝滞。

陶宁挂了电话，转过身来，对上几道惊疑不定的视线。身边助理眼观鼻鼻观心，大气不敢出。

“抱歉，暂停一下。”

这个时候，陶宁也顾不上自己方才情急之下那一声振聋发聩的“奶奶给你



打回去”，给对方老成持重、衣冠楚楚的公司代表造成了多大震撼。她一下站起来，椅子拖地，发出刺耳的刮擦声。

助理紧张地拉了拉她的衣服。

陶宁微微弯腰，手撑着桌子，望向对面坐在中央的儒雅男士：“徐总，对不住，我有急事，请给我十五分钟时间。”

平均年龄四十多岁的代表们惊讶地张大了嘴。

徐总看着陶宁，几秒钟后，点了下头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陶宁直起身，摆摆手：“不用，我学过格斗。”言罢脚步如风地离开会议室。一屋子人面面相觑。

尴尬的沉默中，有人干笑着活跃气氛：“我们陶总监是性情中人，见笑，见笑。”

洗手间。

万穗把裂了几条纹依然坚强工作的手机放回兜里。

搁平时，她绝对不会在陶宁忙的时候打搅，尤其是在签合同的关键时刻。但今天情况不同。那个西装男还在洗手间外面，等着带她回去“接受调查”。

鼻血还没止住，万穗继续用凉水在额头拍着。身后隔间里有人走了出来，身材高挑的美女，瞥见洗手池里殷红血迹，脚步一顿。

万穗转过湿漉漉的脸，眼睛弯起，冲她笑着。

“美女，借用一下化妆品。”

陶宁推开洗手间的门时，万穗已经清洗完毕，用五分钟的时间迅速化了妆。

眼影浓烈，唇色艳丽——魅惑的浓妆，压住了原本倦懒的脸色，只是衣襟上一片一片的血迹，看上去有几分诡异。

“就是外面那个男的？”陶宁眉头越皱越紧，从包里掏出一条裙子，压低声音问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万穗迅速脱掉身上棉麻质地的长衣长裤，套上裙子。

“你确定不要揍回去？”

从小到大，从来都是他们揍别人，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。

“打不过。”万穗爽快地承认了这个事实。

“什么来头，这么能打？”陶宁帮她拉上背后的拉链。拿的时候太急没仔细看，是夏款的无袖连衣裙，这个时节穿早了一些，“随便拿的，将就一下。”

她把外套脱下来，给万穗穿上，又从包里拿出一顶浅色日系假发。买裙子的时候看到模特头上戴着，非卖品来着，被她强行买了下来。

“很久没戴过这玩意儿了。”

万穗熟练地把假发戴上，张扬的颜色，搭配浓妆，气质霎时更多了几分妖冶。裴盛在洗手间唯一的出口处，背对墙，最安全的站姿。

万穗挽着陶宁的手，从他身前走过，目不斜视。

裴盛的目光淡然扫过，没有认出。

片刻后，他低头，看了眼手表。

——那个女人已经进去十分钟。

裴盛走向女士洗手间，抬手，在厚重的门上敲了几下。

没有应答。

想到什么，眉峰一凛，裴盛推开门，只见洗手台前空无一人，地板上散落着沾血的衣服。

走到电梯前，万穗才回头望了一眼，没有人追来。她松了口气，电梯到达，立刻拉着陶宁进去，猛戳关门键。

“你今天有点反常哦？”陶宁奇怪地瞄着她。

以这祖宗睚眦必报的个性，怎么会甘心吃下这个闷亏，还对打了她的人避之唯恐不及？

万穗抿着唇，没说话。

迅疾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随即一张冷硬的脸出现在视线中，径直向电梯的方向狂奔而来。

万穗抬眼，从渐渐合拢的电梯门中，对上男人冷厉的视线。

“站住！”裴盛低喝一声。

“站着呢。”

万穗嘴角一勾，笑容有几分讥讽，几分挑衅。

她直直地盯着裴盛的眼睛，把假发摘下来，在手里甩了一下，扬手从电梯门的缝隙中抛出去。

颜色另类的长发落地，裴盛脚步停了下来。他盯着已经合严的电梯门，神色不明。

片刻后，他俯身捡起了那顶假发。

万穗在一楼的露天咖啡厅等陶宁。

她披着小西装，跷着腿坐在椅子上，拿出手机，打开前置摄像头。背后是一排木格栅栏，种满了花，红色和白色的小花一簇一簇地垂落下来。不过她没

有自拍的兴致，对着摄像头检查鼻子。

肿了一点，不大明显，但她皮肤白，鼻梁的青紫有些显眼。

确定没有破相，万穗退出相机，从相册里找了张叽叽的照片，发微博：【日常迷信，转发好运。】

叽叽是她养的鹦鹉。粉红色的毛，小翅膀是嫩黄色，非常漂亮，也非常适合迷信。

她的运气从来都好到爆，一直被朋友圈奉为活锦鲤，还从来没这么倒霉过。大半年的心血要不回来就算了，还被人打。

被人打就算了，还被前男友看到。

程念一定是她的克星。

时间差不多了，万穗离开咖啡厅，走到门口，丝丝缕缕的烟草味道飘入鼻腔。不远处，一个年轻男人站在台阶上，一头小卷毛，紧身牛仔裤，正叼着一支烟，两手插在口袋里，晃啊晃。

万穗收回视线，停了会儿，忽然抬脚走出去。

“帅哥，借支烟。”

年轻男人回头，眼睛一亮，视线从那双白得炫目的长腿上扫过，忙把烟从嘴里拿掉，掏了烟盒殷勤地递过来。

万穗抽出一支，正要把烟往嘴边送，听到有人喊她：“穗儿。”

她抬眼，陶宁朝着她的方向快步而来，目光掠过她身后，忽然一滞，面露惊讶。

万穗跟着回头，恰好看到几个人从商场的自动门走出。好巧不巧，便是被保镖簇拥着的程念。

与她并肩而行的男人，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，都十分出挑，穿一件棕色皮夹克，小立领，大长腿，挺拔有型。

万穗的眼神一秒钟都未停留，转回头，眉眼冷淡。

“火。”

小哥连忙打了火帮她点烟：“美女叫什么名字，咱们加个微信？”

点了半天，火焰晃来晃去，就是对不上烟。万穗不耐烦：“你帕金森啊，抖什么抖。”

说完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低头凑过去，总算点着。

小哥瞪着眼睛，看到她不善的脸色，把那句“明明是你在抖”吞了回去。

陶宁已经走到跟前，意味不明地看了万穗一眼，在她肩膀上一拍。然后越过她，向身后那帮人走去，热情地打招呼。

“邵成哥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万穗猛地吸了口烟，缓缓吐出烟雾，那呛人的滋味却堵在了喉咙里。

小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挠挠头，思索该如何搭话。

万穗半眯着眼，目光不知落在何处。抽了几口，她忽然把烟一丢，踩灭。

“陶宁，走了。”

陶宁一顿，回过身。

她和万穗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，感情好到不分你我。万穗对她有各种各样的爱称，心情好了叫她陶陶、宁宁、心肝、宝贝，有时候故意使坏叫她套套，生气了神经病、傻×玩意儿也能骂出口。

总之从来没连名带姓地喊过她。

陶宁结束寒暄回来。

万穗转身就走，径自上了停在路边的车。

开了一条街，陶宁才打破沉默：“你见过邵成哥了？”

刚才打招呼的时候，她看到那个西装男也在，就站在邵成哥的身后，显然认出了她和万穗，拧着眉头打量她们好几眼。

陶宁奇怪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万穗不吭声，过了很久，才吐出一个字：“没。”

语气有些烦躁。

陶宁瞥她一眼，沉默下来。

回到位于苏河路的独立工作室，万穗跟陶宁挥别，一进门，两个等消息的小姑娘立刻迎了上来，唐小佳着急地问：“姐，要回来了吗？”

见万穗脸色不大好，猜到结果，她咬了咬唇，自责道：“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没有及时跟进协议……”

“也不能怪你，谁知道一个大明星会这么没品啊。”趣趣义愤填膺地说。

旧仓库改造的LOFT，下层是办公区域，上面则是万穗的起居空间。她脱了外套，往楼上走，一边头也不回地说：“跟节目组沟通一下，换其他衣服。”

“可是节目的宣传都已经打出去了，这个时候换……怎么说啊？”

“实话实说呗。”万穗不冷不热道，“当红小花言而无信租借服装逾期不还，这么好的料，他们傻了才不要。”

唐小佳和趣趣愣愣地对视一眼，一个慌忙去联系节目组，一个准备后天出发要带的东西。

临时更换要展示的服装，编导果然大为光火，不过节目录制在即，换嘉宾



显然已经来不及，最终也只能同意。

挂了电话，唐小佳已经是一头的汗。

“这个编导真的好凶啊，我都不敢去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，为了收视率，节目组肯定会把程念这个料爆出去，我们也算报仇了。”趣趣劝解她，兴致勃勃道，“不去你就亏大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次跟我们一起录制的都是肌肉男。”

唐小佳惊讶：“这期不是创业主题吗？”

趣趣点头：“就那个前段时间进驻北方市场的保镖公司，展翼特卫你知道吗，听说都是退役特种兵，妈呀，全是行走的荷尔蒙！”

话说完，她忽觉一阵凉意爬上背脊。

一回头，万穗披头散发地出现在铁艺栏杆上方，阴气森森：“很闲哦？”

两人连忙噤声。

万穗自己经营着一个汉服工作室——风荷记。

这名字是工作室成立之初，她玩牌时输掉了命名权，当时还在玩古风音乐的陶宁与韩树给起的。

万穗嫌听着一股风尘气，像搞皮肉生意的。后来她以一套“荷”元素的褙裙打响了工作室的头炮，这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。

日本与韩国对传统民族服饰的传承与精心保护，是中国所没有的，汉服至今仍脱不开“小众”二字。加上万穗设计时的严格考究，以及在剪裁工艺、面料纹样上的执着，使得风荷记的每一件作品，价格都远高于市面上的其他汉服。

而且她只接定制，不做批量，导致风荷记创办两年，一直入不敷出。

风荷记的客户更多来自海外华人，国内反而没什么名气，这次接到H市的电视台邀请，倒是不错的宣传机会。

飞往H市的飞机上，唐小佳把节目安排拿给万穗过目。

自从得知同一期的嘉宾来自展翼特卫，万穗就兴致缺缺，匆匆浏览一遍，没什么问题，就搁下了。

一下午的时间，在后台帮模特穿衣服、对台本、现场彩排，万穗没有空闲时间关注隔壁的三号化妆间。

但几次与展翼的人擦肩而过，演播厅里萦绕的男子气息，不容忽视。

趣趣有句话说得没错，全是行走的荷尔蒙。

最后一次彩排结束，导演在舞台下面满意地比着OK的手势。

万穗回化妆间，经过隔壁时，发现门开着，一个女编导苦口婆心的声音传

出来：“我真心觉得您可以上台试一试，露个脸也好，对公司绝对是最好的宣传。”

紧接着是男人磁性的声音，带着点笑：“我不靠脸吃饭。”

趣趣耳朵贼灵，飞快地探头看了一眼，然后便拳头捧着脸，眼睛闪红心。

“天哪，太帅了！我要晕倒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，真的吗？”唐小佳迈着小碎步就要往这里凑。

“……”

万穗扭头，一个眼神扫过去。

唐小佳缩缩脖子，退回来。

展翼特卫的 part 在前，万穗在后台看直播。

这次来的不是小保镖，而是经验丰富的教练员，一半外国人，一半中国人，全部是特种部队出身，有的甚至担任过国家首领的贴身保镖。他们肌肉发达、不苟言笑，往那儿一站，很不好惹的样子。

主咖是展翼的高层，陌生面孔，身材结实，站在主持人旁边，很大的块头。

他接受主持人的访问，讲述着展翼的历史、宗旨以及保护要员的方法。

大屏幕上放映着照片，万穗这才知道，半个娱乐圈都跟他们合作过。

并且几乎每一张照片中，都有裴盛。严格来讲，他那长相很周正，不过看在万穗眼里，就透着一股讨人厌的气息。说他帅，鼻子都不同意。

再后来，某张照片里，她看到了熟悉的脸。

——身边站着的是娱乐圈大佬，似乎是什么重要场合，他也戴着蓝牙耳机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站在低调的位置，却连艺人的风采都抢去了几分。

照片放出的一刹那，现场的尖叫声传到了后台。

身后那两个小姑娘也压抑不住地激动叫道：“就是他，小佳，左边第三个！”

“长成这样为什么不靠脸吃饭啊！暴殄天物！”小佳哇哇直叫，“不行了，我也想当明星，我也想被他保护！”

“晚啦，”趣趣似乎知道许多内幕，“人家是大老板，现在已经不出山了。”

说完，两个人一起遗憾地叹了口气，好像真的有钱请保镖似的。

这时候，访谈聊到了格斗。

以色列格斗术，现今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徒手格斗体系，是展翼安全官受训的必修科目，对普通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科学有效的防身自卫手段。

教练演示简单的格斗技巧时，唐小佳和趣趣兴致勃勃地比画起来。

万穗懒洋洋地半靠在沙发里。

这些东西她都学过了，那个人手把手教的。陶宁会的那些招式，好多还是



跟她学的。

“我教你们啊。”万穗站起来。

小佳和趣趣玩得正起劲儿，听到万穗忽然说话，回过头，目光有些怀疑：“姐，你会啊？”

“教你们两招简单的防身术，”万穗走到趣趣跟前，把拇指放在她的人中上，“第一招，这里，用力往下压。”

趣趣一脸将信将疑。

万穗又捏住了她的耳朵：“第二招，往下拽。”

趣趣：“揪耳朵这么低级？”

万穗目光不明地看她一眼，忽然不知怎么一错步，迅速绕到她背后，右手横在她颈前，左手抱住右手和她的头部，一记锁喉将她放倒。

“低级吗？”

趣趣连忙求饶。

万穗也没用力，松开她，拍拍手站起来。

很快轮到她们。

牙白翔风云肩通袖立领长袄、四合如意暗花纱直袖竖领披风、龙凤妆花织金马面裙……身材曼妙的模特们穿着风荷记设计制作的汉服，展示着走过舞台。

万穗最后上场时，台下响起了一阵惊呼。

这让她终于有了点平衡。

就靠脸吃饭，怎样？

主持人清朗的嗓音介绍着，万穗保持得体的微笑，矜持地向观众鞠了一躬。抬头时，余光扫过台下，有一瞬间的凝滞。

从小没少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表演节目，这种场合万穗并不紧张。

一切都按照台本顺利进行，台下不少观众举着手机对模特拍照，对这些传统服饰似乎很有兴趣。这是最让她开心的了，看观众有兴致，讲着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不免就滔滔不绝了。主持人并没有打断，很认真诚恳地与她交谈，对她所讲述的这些传统文化表现了浓厚的兴趣。直到导演第三次挥牌子提醒赶快进入下一环节，两人才停止。

娱乐节目，自然会问及私生活。

主持人讲话很有技巧，像朋友间的聊天，万穗有什么答什么，并不避讳。

直到他突然问了一句：“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很 man 的男生，像刚才我们台上那些教练，非常有男子气概，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台本上并没有。

余光里，那个身影还在台下坐着，因为他的出现，周围的女孩子注意力根本没在台上。万穗扬了扬眉，笑起来，一双眼睛像弯弯的月牙。

“我喜欢清秀的。”

两个小时的录制时间结束，已经是半夜一点。

万穗穿着高跟鞋，站得脚都快断了。

离开舞台，小佳和趣趣立刻跑上前，冲她竖着大拇指：“很棒很棒！刚才已经有好几个人来问了，等节目播出，我们就会有数不清的单子了！”

万穗瞥了她们一眼，笑：“没睡醒吧你。”

鉴于她们工作室不接地气的价格，每天收到的咨询消息不少，成交率不足十分之一。这次节目虽然有利于宣传，但生意并不会太大起色。

小佳与趣趣的笑容立刻垮了。

“去收拾东西吧。我一会儿得赶飞机，你们两个给我长点心啊，好好核对，别再出岔子。”

小佳连连保证：“这次一定完成任务！”

其实程念那个事儿，实在是一环套一环，始料未及。

之前已经合作过两次，很愉快，程念的名气对她们工作室的宣传也有利。这回凑巧原来的助理离职，工作没有交接上，一拖又一拖，耽搁了协议没签成，刚好就在这次出了问题。

万穗把两人打发走，回化妆间拿了东西，准备去机场。

这个时间，化妆间已经没什么人，她拎着包出了门，穿过走廊，忽然听到前面有人声。她望过去一眼，立刻转身。

脚还没迈出去，男人的声音已经抵达耳边。

“过来。”

轻轻的一声，不容置疑的口吻。

万穗就那么站在原地。

几秒钟后，她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。

邵成立在三号化妆间外，一身挺括西装，身形修长，愈显硬朗帅气。他两手插袋，那双漆黑的眼睛望过来，如同平静深邃的幽潭。

身边的人正向他汇报公事，被他那一声打断，看了眼不远处的女人，又看看他，眼神有些疑惑。





邵成没看他，低声说了句：“你先回去吧。”

那人最后看了万穗一眼，点头离开。

万穗还站在那儿没动。

“你哪位？”一副跟你不熟的样子。

邵成眼睛微微眯了一下：“你走过来，还是我抓你过来？”

万穗翻了个白眼，朝他走过去，隔了足足有三米的距离，停下。

“看到我跑什么，招呼也不打。”邵成睨着她，语调漫不经心，颇有一种长辈教训晚辈的架势。

万穗不买账，抱着胳膊：“大叔，你谁啊？”

臭小孩儿脾气。

邵成没往心里去，熟稔的口吻，像个时常见面的老朋友：“去哪儿，我送你。”

“我没有向陌生人透露行程的必要。”万穗把包往肩上一挎，“年纪这么大，就别学人家搭讪了，也不害臊。”

她帅气地一甩头，迈着趾高气扬的步子走开。

走得潇洒，站在夜风里等车的时候，就十分凄凉了。

第一辆车被一对突然冲出来的情侣抢走后，万穗站在路边等了十多分钟，再没见到计程车的影子；手机里的打车软件，也迟迟没有人接单。

邪门了。

她跺了跺脚，可别再看见那谁，不然就很尴尬了。她潇洒的英姿，她骄傲的背影……

正碎碎念着，一辆黑色路虎揽胜缓缓停在了身前。

完了，万穗看着那强悍的车身，握紧手机。

车窗缓缓落下，那张曾在演播厅引起骚动的脸出现在视线中。英俊的五官被路灯暖黄的光晕笼罩，好看得让人挪不开眼。

邵成的目光扫过来：“上车。”

“今天展示的服饰都是你设计的？”

万穗正神游着，听到邵成没话找话地问。她嗯了一声，不大想搭理他的态度。

“很漂亮。”邵成夸赞道，“你做得很好。”

打着近光灯的车驶近，星星点点的光落在他眼睛里，像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。万穗把目光收了回来，撇过头：“你也不错。”

商业互吹嘛，礼尚往来。

搁在中控台上的手机忽然亮了，发出轻微的震动。万穗扫了眼，一个眼熟